

罗马确立愿景——第四号

旧争议再起：复临运动中的预言解释之争

Jeff Pippenger

2024-08-08

我们已经被预先警告,在末后的日子里,“旧的争论”将会被重新挑起。

在历史和预言中,上帝的话语描绘了真理与谬误之间长期持续的冲突.这场冲突仍在进行中.先前发生的事将会重演.旧的争论将被重新挑起,新的理论将不断涌现.«精选信息»第二册,第109页.

那些以往的争论无不是撒但企图削弱现代罗马作用的举动,因为在末后的日子里,应验这异象的正是教皇罗马.在复临运动的历史中,这一事实有若干例证.第一例是1843年先驱图表上所呈现的新教徒与米勒派之间的争论.那幅神圣的1843年先驱图表“是主所指引的,不应更改”,其中唯一一处并非直接指涉神话预言真理的,就是对当时米勒派与新教徒之争论的呈现.新教徒把但以理书十一章十四节中的“你民中的强暴者”认作安提阿古·伊皮法尼斯,而米勒派则知道那是罗马.

“164年 安条克·伊庇法尼斯之死,他当然没有起来对抗万君之君,因为在万君之君出生之前,他已经死了164年.” 1843年先驱图表.

此后,詹姆斯·怀特与尤赖亚·史密斯就如何正确界定«但以理书»十一章中的“北方之王”发生了争论.詹姆斯在把«但以理书»十一章最后几节中的“北方之王”认定为教皇罗马——也就是我所称的现代罗马——这一点上是正确的.史密斯则主张,«但以理书»十一章三十六节的“北方之王”是无神论的法国.

第36节：王必任意而行;他必自高自大,超乎一切神,并要说出奇异之话攻击万神之神;他必亨通,直到忿怒完毕,因为所定之事必然成就.

“这里所引入的王不可能指的是前面所提到的同一势力,即教皇权;因为如果把这些特征应用到那种势力上,就不成立.” 乌利亚·史密斯,«但以理书与启示录»,第292页.

史密斯在宣称：“此处所引入的王不可能指上一次所提到的同一权势,也就是教皇权势;因为若将这些具体说明应用于那种权势,它们并不成立.”时,插入了他自己的“私人解释”.上帝的话永不落空,而用人的命题去否定经文清楚的语法结构在语法上是错误的.该节说“并且那王”,这就表明所指认的王与前一段所描绘的是同一位.没有任何新王的证据,而史密斯也确认“上一次所注意到的同一权势”就是“教皇权势”.他在书中承认,从第31节到第35节是指教皇权势,而在第36节没有任何语法上的证据表明出现了一个新王,他就主张第35节之后的经文并不体现教皇权势的预言特征.因此,他插入了自己关于法国的看法.

当史密斯论到第四十节时,他凭着个人的诠释所建立的有缺陷的预言体系,迫使他把经文解读为一场三方战争;按他的臆测,南方王是埃及,在该节中“攻击”法国;而土耳其则被他认定为北方王,也来攻打法国.这种附加的人为诠释构建了一个预言模型,使史密斯认定一个字面的哈密吉多顿：土耳其向耶路撒冷进军,并以米迦勒站起来为标志,宣告人类恩典期的结束.在复临运动的历史上,已有许多著作正确指出这种应用的谬误.

本文的目的不是讨论 Uriah Smith 的私人解释所产生的后果,而只是界定当他开始宣扬这种私人解释时随之而来的那场争议;因为当 James White 反对他那谬误的观点时,这就在复临运动中成为另一条争论战线,在那里,对罗马的正确认定遭到了错误应用的攻击。

还有一场关于《但以理书》中“常献”的旷日持久的争论,当老底嘉式的复临主义采纳了背道新教那种把“常献”认定为基督在圣所事工的观点时,这就与既已确立的根基真理相矛盾,该真理认为“常献”是异教罗马的象征。

“后来我看见,关于‘每日的’(但以理书8:12),‘献祭’这个词是人凭自己的智慧加添的,并不属于经文,而且主把关于它的正确看法赐给了那些发出审判时辰呼声的人。在1844年以前,当合一尚有的时候,几乎所有人都在关于‘每日的’的正确看法上意见一致;但自1844年以来,在混乱之中,人们接受了其他看法,随之而来的是黑暗与混乱。自1844年以来,时间就不再是考验,并且它再也不会成为考验。”《早期著作》,第74页。

到了末时,也就是1989年,当《但以理书》第十一章最后六节经文被开启时,北方之王就被认定为教皇罗马,正如詹姆斯·怀特早先在与尤赖亚·史密斯的争论中所指出的那样。怀特在驳斥史密斯的谬误时,运用了“经上加经”的方法。他辩称,若《但以理书》第二章所代表的最后一个权势、第七章所代表的最后一个权势以及第八章所代表的最后一个权势都是罗马,那么据此三重见证,《但以理书》第十一章中至终灭亡的那一权势就是罗马,而不是史密斯所声称的土耳其。

自1989年开始的第三天使的预言性运动,在2001年9月11日之后不久遭遇了一场关于约珥书第一章的争议。在前五节经文中,有两个见证:其一是世代,其二是昆虫,它们指出罗马加诸复临信仰的一种渐进式毁坏。按照以赛亚书,预言中的“醉汉”就是“管理耶路撒冷的褻慢人”。他们在第四个、也是最后一个世代醒来。这种渐进的毁坏是属灵的,因为它所针对的是末世的耶路撒冷;而自1863年的背叛起,老底嘉的基督复临安息日会信徒便逐步吸纳罗马的教义。

耶和華的話臨到毗土珥的儿子约珥。老年人哪,要听这话;这地的一切居民哪,都要侧耳而听。在你们的日子,或你们列祖的日子,曾有这样的事吗?你们要把这事告诉你们的儿女,让你们的儿女告诉他们的儿女,他们的儿女再告诉下一代。剪虫所剩下的,蝗虫吃了;蝗虫所剩下的,蝻子吃了;蝻子所剩下的,蚂蚱吃了。醉酒的人哪,要醒来哭泣;一切饮酒的人哪,都要哀号,因为新酒从你们口中断绝了。约珥书 1:1-5。

在纽约市的高楼大厦倒塌之后,人们认识到那时晚雨开始“点滴”降下,而哈巴谷书第二章中那场曾在米勒派历史里应验的争论又一次展开了。这场争论的焦点在于正确的预言解读方法论。

我必站在我的守望所,立在城楼上,留心观看,看他对我说什么,并且在我被责备时,我当如何回答。耶和華回答我说:把这异象写下,清楚地写在版上,使读的人可以奔跑。因为这异象还有所指定的时间,到了结局必应验,不虚谎;虽然迟延,仍要等候,因为它必定来到,绝不迟延。看哪,那自高的人,他里面不正;惟有义人必因着他的信心而得生。并且,他因酒越轨,是个狂傲之人,不安于家;他扩大自己的欲望如同阴间,又像死亡,从不知足,反而把万国聚归自己,把万民堆积到他那里。哈巴谷书 2:1-5。

哈巴谷书第二章的考验预表了十四万四千人运动的考验,这考验始于2001年9月11日启示录第十八章那位大有权柄的天使降临之时.随后,在站立在1843年先锋图表所代表的复临信仰根基上的人,与那些在哈巴谷书中“因酒”而“干犯”、并且是约珥书中的“醉汉”的人之间,开始了一场争论;他们虽然“醒来”,却只见“新酒”从他们的“口”中被“断绝”。

第一节中译作“reproved”的希伯来词,意思是“与……争辩”.给米勒派守望者所提出的论证,体现在1843年先驱图表上;该图表于1842年5月制成,以应验这些经文.有一类凭着信心而活的人,与另一类因酒而悖逆的人,就那一时期具有预言性质的现今真理信息发生了争论.他们就是约珥所说的醉汉;他们醒来时发现酒——教义的象征——已从他们口中断绝.他们也是以赛亚所说的以法莲的醉汉,掌管耶路撒冷,却不能明白那封住的书卷。

祸哉,以法莲酒徒的骄傲冠冕!他们荣耀的华美如将凋谢的花,在肥美谷地的高处,戴在被酒所胜之人的头上!看哪,主有一位强而有力者,像冰雹的暴风、毁坏的狂风,又像汹涌泛滥的大水,必用手把它摔倒在地.那骄傲的冠冕、以法莲的酒徒,必被践踏在脚下……你们停住,惊异吧;你们呼喊,呼叫吧:他们醉了,却不是因酒;他们摇摇晃晃,却不是因浓酒……所以,你们这些在耶路撒冷治理这百姓、好讥诮的人,要听耶和華的话.因为耶和華已将沉睡的灵浇灌在你们身上,封住了你们的眼;他遮盖了先知和你们的首领,就是先见.一切的异象对你们来说,如同封住的书卷上的话:人把它交给识字的人,说:请读这书吧;他却说:我不能,因为它已经封住了.又把这书交给不识字的人,说:请读这书吧;他却说:我不识字.以赛亚书 28:1-3,14;29:9-12.

哈巴谷在以法莲的酒徒与那些凭信心遵行神预言之道的人之间的争论,在以赛亚的见证中被明确界定为一场关于正确与错误方法论的争议,因为以赛亚指出,正是“律上加律,令上加令”的方法论,使这些酒徒绊跌,并与死亡立约。

但他们也因酒走迷了路,因浓酒偏离正道;祭司和先知因浓酒失误,被酒所吞没,因浓酒偏离正道;他们在异象上失误,在判断上跌倒.因为所有的桌子都满了呕吐物和污秽,毫无洁净之处.他要把知识教给谁呢?要使谁明白教训呢?难道是那些刚断奶、离开乳房的人吗?因为命令要加上命令,命令加上命令;律例加上律例,律例加上律例;这里一点,那里一点.因为他要用结巴的嘴唇和别样的语言对这百姓说话.他曾对他们说:这是使疲乏的人得安息的安息处;这是得舒畅之处;他们却不肯听.但主的话临到他们,却是:命令加上命令,命令加上命令;律例加上律例,律例加上律例;这里一点,那里一点,使他们前去时向后跌倒,摔得破碎,被缠住,被捉住.所以,你们这些辖管这耶路撒冷百姓的褻慢人哪,要听主的话.因为你们说:我们与死亡立了约,与阴间结了盟;当横扫的鞭灾经过时,必不会临到我们,因为我们以谎言为避难所,在虚假之下藏身.以赛亚书 28:7-15.

以赛亚随即指出,神置入哈巴谷的争论之中、将带来对醉酒之人审判的内容,是那块根基石——利未记二十六章的“七次”,这正是加百列与众天使引导威廉·米勒首先明白的时间预言。

因此,主耶和華如此说:看哪,我在锡安安放一块石头为根基,是经过试验的石头,是宝贵的房角石,稳固的根基;信靠的人必不慌张.我要以公平为准绳,以公义为线锤;冰雹必冲去谎言的避难所,洪水必淹没藏身之处.你们与死亡所立的约必被废除,你们与阴间所结的约必立不住;当那汹涌的灾祸经过的时候,你们必被它践踏.以赛亚书 28:16-18.

在主带领祂的子民回到古道之后不久,从2001年9月11日开始,有一群一直参与这场运动的人断定,约珥书中的四种虫代表第三祸中的伊斯兰.当“经上加经、例上加例”的方法在那末

后的一代向神的子民开启时,人们认识到一条关键的预言原则. 这条原则就是预言的三重应用;而那群认定约珥书中的四代代表第三祸中的伊斯兰的人,为了支撑他们错误的解释,错误地运用了预言三重应用的原则.

然后,在2014年前后,撒旦借着源自英国和澳大利亚的同性恋“woke”议程被允许进入这场运动,并以对《但以理书》十一章一至十五节所呈现历史的错误解读为基础发起攻击.渗透并攻击这场运动的支持同性恋的领袖最终声称,复临主义需要向罗马教皇道歉,因为据称曾对敌基督——罗马教皇——作出虚假指控.这次攻击的目的是扼杀这场运动,且主要是要在恰恰区别“你民的劫掠者”的那段经文(但以理书11:1-15)上制造混乱.

所有这些争论都是撒旦企图混淆教皇罗马之象征的尝试.按有史以来最有智慧之人的话,日光之下并无新事.如今,这场争论再次基于对罗马的认定而起,罗马被象征为“劫夺你百姓的人”.一种新的私人解释声称,“劫夺你百姓的人”指的是美国,而这样做时,他们显然没有意识到,这与米勒派和新教徒之间最初那场争论完全相同.而且,还有那句归于16世纪作家约翰·黑伍德的古老格言:“没有比不愿看见的人更盲的.”这句话的另一种表述是:“没有比不愿听的人更聋的.”多数人很可能并不知道这句话被归于黑伍德,也不了解黑伍德的这句话源自圣经中的段落,例如见于《耶利米书》《以赛亚书》,并被耶稣在新约中引用.

如今当听这话,愚昧无知的百姓啊!你们有眼却不看,有耳却不听.耶利米书 5:21

不明白“知识的增多”的,是《但以理书》中的“恶人”和《马太福音》中的“愚拙的童女”.1989年的“知识的增多”,主要是认识到《但以理书》第十一章最后六节指出了教皇势力(我称之为“现代罗马”)最终的兴衰.这些经文指明了美国,但仅仅涉及美国与教皇势力的关系.“恶人”和“愚拙”与“智慧人”相对,而未时的智慧人确实明白1989年的“知识的增多”.愚拙的人就是有眼却不看见,有耳却不听见的人.

我又听见主的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我就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他说:“你去,告诉这百姓:‘你们确实听见,却不明白;确实看见,却不领会.’要使这百姓的心迟钝,使他们的耳朵发沉,并闭上他们的眼睛,免得他们用眼看见,用耳听见,用心明白,回转过来,就得医治.”以赛亚书 6:8-10.

以赛亚书第六章所针对的人,是那些自称属于在2001年9月11日到来的“现时真理”信息的人,因为以赛亚书第六章表明这一段发生在“全地充满耶和华的荣耀”的时候.当地上一位启示录第十八章的天使降下时,地就被神的荣耀所照亮,那是在纽约市的高大建筑被神一触而推倒之时.

乌西雅王去世的那一年,我看见主坐在宝座上,高高在上;他的衣裾充满了圣殿.其上有撒拉弗侍立,各有六个翅膀:用两个遮脸,用两个遮脚,用两个飞翔.他们彼此呼喊说: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華,全地都充满他的荣耀.因那呼喊者的声音,门槛的根基震动,殿里充满了烟.以赛亚书 6:1-4.

怀特姐妹把天使的宣告与一个事件联系起来,这个事件标志着启示录第十八章的天使以他的荣耀充满全地之时.

当上帝正要差遣以赛亚把信息传给祂的子民时,祂先允许这位先知在异象中窥见圣所里面的至圣所.忽然,殿门与内幔仿佛被掀起或挪去,他得以向内注目,观看那连先知的脚都不可踏入的至圣所.他眼前展开一幕景象:耶和華坐在高高被举起的宝座上;祂荣耀的衣裳

下摆充满了殿.宝座四围有撒拉弗,如同大君王的侍卫,他们反照着环绕他们的荣耀.当他们的赞美之歌以深沉的敬拜回响时,殿门的柱子都震动,好像被地震摇撼一般.这些天使以未被罪玷污的嘴唇倾吐对上帝的赞美.他们呼喊说:“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華!全地都充满祂的榮耀.” [参见以赛亚书6:1-8.]

环绕宝座的撒拉弗,当他们目睹上帝的荣耀时,心中充满肃然的敬畏,以致连一瞬也不曾自我欣赏.他们的赞美唯独归给万军之耶和華.展望未来,当全地都将充满祂的榮耀时,那凯旋的歌声在悠扬的颂唱中此起彼落、彼此呼应:“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華.”《福音工作者》,第21页.

以赛亚在自2001年9月11日开始的盖印时期中代表神的子民,奉命把信息传给那有眼却不愿看、有耳却不愿听的百姓.耶稣,作为阿尔法和欧米伽,以起初说明十四万四千人的盖印时期的终局.到了末了,将再次有一位由以赛亚所代表的使者,把信息传给那些选择不看、不听的百姓.那信息将带来对十四万四千人的最终洁净.这信息是从神的预言性见证而来的真理的话语.那预言性见证就是由以“你民中的强暴人”为象征的权势所确立的“异象”.

在下一篇文章中,我们将把这些争议逐一拿出来,按照逐线相叠的方式彼此对照.米勒派的线、史密斯与怀特的线、“daily”的线、1989年“北方之王”的线、约珥书中的昆虫之线,以及当前的争议.六个旧的争议,当以逐线相叠来观之时,清楚地维护第一场争议的真理;这一真理呈现在1843年先锋图表上.那真理就是:罗马是“抢夺你百姓的人”,他们自我高抬,又败落,并使异象得以确立.

“我看见1843年的图表是由主的手所指引的,不应被更改;其上的数字都是照祂所要的;祂的手覆在其上,把在某些数字中的一处错误遮住了,使无人能看见,直到祂的手被移去.”《早期著作》,第74页.

拒绝那张图表上的真理,就等于同时拒绝“预言之灵”的权威;而该图表指出,确立“异象”的是罗马,而非美国.这“异象”正是所罗门所教导的:没有这“异象”,神的子民就会灭亡.

撒但.....不断引进虚假之物,使人偏离真理.撒但最后的欺骗,就是使上帝之灵所作的见证失去效力.“没有异象,民就放肆”(箴言29:18).撒但将用尽巧计,以各种方式并借着不同的手段,使上帝的余民对真实见证的信心动摇.

将会燃起一种针对《证言》的仇恨,这仇恨出于撒但.撒但的作为就是要动摇众教会对它们的信心,其原因是:若人们留意上帝的灵的警告、责备和劝勉,撒但就不能如此畅通无阻地引入他的欺骗,也不能把人的灵魂捆绑在他的迷惑之中.《信息选集》第一册,第48页.

那位洞察众人心、看透表象者论到那些曾得大光的人说:“他们并未因自己的道德与属灵状况而忧伤惊惧.是的,他们选择了自己的道路,他们的心以他们的可憎之事为乐.我也要拣选使他们迷惑的事,使他们所惧怕的临到他们身上;因为我呼唤时,无人答应;我说话时,他们不肯听,反而在我眼前行恶,拣选我所不喜悦的事.”“神要给他们大迷惑,叫他们信从虚谎,因为他们不领受爱真理的心,使他们可以得救,反倒喜爱不义.”以赛亚书66:3,4;帖撒罗尼迦后书2:11,10,12.

“天上的教师问道:‘当你实际上按着世俗的策略筹划许多事,并且在耶和華面前犯罪,却假装自己正建造在正确的根基上,而且上帝悦纳你的行为——还有什么比这种假象更能迷惑人的心呢?哦,这是一种极大的欺骗,是迷人的错觉;当那些曾经认识真理的人,把敬

虔的形式误当作其中的灵与大能;当他们自以为富足,财物增多,一无所缺,然而实际上却样样都缺,这错觉便占据了他们的心思.’ ” 《见证》,第8卷,第249、250页.